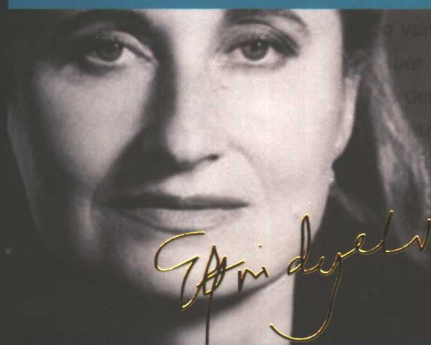


情欲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文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她的作品也许带给我们的
是生活的阴暗图景，但她并不是
个悲观主义者……从她的诅咒中
浸溢出来的是失去希望而引发诽
谤的快活性格，一个黑色太阳的
光。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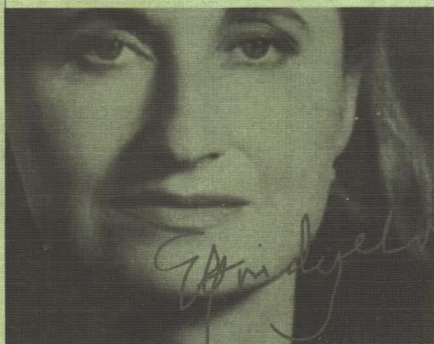


SVENSKA
AKADEMIEN

ELFRIEDE JELINEK

[奥]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著
许宽华 黄玉云/译

情欲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文集

ELFRIEDE JELINEK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奥]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著
许宽华 黄玉云/译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欲/(奥)耶利内克著;许宽华 黄玉云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972-6

I. 情…

II. ①耶… ②许… ③黄…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574 号

策 划:刘硕良 严小额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责任编辑:吴裕康 吴超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12.62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200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1946~),她是自 19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以来第十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译本前言·

联想到劳伦斯

许宽华

时经两个月,匆匆译完这部小说,总算了结了一个愿望。谁都知道,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小说,总是一件快事,同时,也应当明白,要译好他们的作品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作业,我目前的心情正是如此。就目前的译稿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或多或少有些诚惶诚恐,若不是出版社催促,或许再有若干时日方能拿出稍稍满意点儿的译稿。

主要原因之一自然是翻译水平问题,译者虽曾有过几本译著,但还是对这部《情欲》感到极其难啃,着实体会到了“不译不知道自己水平低”的味道。原因之二还在于《情欲》的语言特色,本人虽从事德语多年,但仍感到这部小说的语言极其陌生,确实领教了翻译理论中“不可译”的真实。

小说《情欲》原版洋洋 250 页,但却缺少具体的故事情节,故难以将其归类到某一种文学流派,甚至它和传统观念中的小说样式也大不相同。书中极其简单的情节也只涉及到几个人物:格蒂、厂长(她的丈夫)、小孩(他们的儿子)和米夏埃尔(大学生、格蒂的情人)。格蒂是个家庭妇女,在性问题上被丈夫充分利用和欺压,而自己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只有酗酒之能事,她的情人大学生米夏埃尔也只是一个理想中的和浪漫想象中的人物,和格蒂在一起他只求得到性的满足,但却没有爱的给予。由于没有一般概念上的鲜明的连续性的故事情节,所以不习惯现代小说风格的读者很难跟上作者的思路,这就要求读者非集中精力、跟踪思索不可。

就时代背景而言,作者也许想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国的经济状况导致失业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妇女的就业矛盾十分突出。格蒂作为厂长的妻子同样受到丈夫(资本家)的虐待和排挤,沦为普通妇女,她与其他许多妇女一样成为依赖于他人的最下层。她不仅受到丈夫近乎暴力的性虐待,而且还受到儿子的欺负,这不能不说明她所谴责的人物就是:她的儿子、丈夫和下一代资本家。她所愿望的是真正的爱,是妇女们和工人人们的联合,是“一夫一妻”的社会制度。

《情欲》中的语言表面上看起来是直接描绘大自然的,然而实际上,这种大自然即为女人的身体(一部分)。书中几乎所有描述客观物体和行为的场面都具有性和性行为的隐蔽性,其隐喻的高明不仅使我们,而且使原文读者都难以解读。如书中说:“好啊,孩子现在只对一件东西充满渴望,而且高度地一致,那并不是小提琴的声音,而是体育运动。”这个句中的“孩子”可以理解为男性器,“小提琴”可理解为女性器,而“运动”则可理解为性行为。诸如此类的隐喻涉及到几乎每个句子,什么“汽车”呀、“手柄”呀、“树桩”呀,什么“水”呀、“雪”呀、“溪流”呀等不胜枚举,都是在比喻人体的某个器官或人体内的泄出物,而它们到底为何物就只好由读者自己去解构、去领悟了。难怪西方有评论说:《情欲》中的每一个句子都需要解释。此外,耶利内克《情欲》中的语言结构很随意,不拘泥于德语语法的规范,

常常缺这少那,再加上其隐喻特点,无疑给翻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耶利内克所描述的都是些不受同情和怜悯的、毫无感情和不和谐的性世界,其行为的背景为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而且日常的性变态生活都是与冬天的大雪紧密联系在一起。耶利内克把人类普遍共有的性爱情欲放在现代社会的大框架下来认识来解构,写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特有的社会意义,而且在表达艺术上突破和发展了历史上众多情爱小说的套路和形式,实描与幻觉兼容,高雅与粗俗并举,达到较高的成就。许多地方令人感到,读耶利内克,宛如读 D. H. 劳伦斯,说她似女劳伦斯也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她的作品具有特别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她在世界文坛上奇葩异放,受到国际的公认。

不过,情欲、肉欲毕竟不同于爱情。塞万提斯说:“情欲只求取乐,欢乐之后,所谓爱情就完了。这是天然的分界线,不能逾越,只有真正的爱情才是无限无量的。”小说《情欲》反映的种种情欲几乎无不打下社会扭曲、人性恶化的深深烙印,它提供给我们的只不过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病态和研究西方一位有影响的女作家的艺术创作的一面镜子、一个标本。我们的读者不可能去认同书中主人公的心理和行为,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小说《情欲》最初发表于 1989 年,是耶利内克的代表作之一,迄今已发行了 9 版,被翻译成英、法、荷、意、西、葡、希、土、日、丹麦、瑞典、立陶宛等多种文字。本书根据 2004 年 1 月德文版第 9 版译出。

由于水平所限,解构很不到位,理解难免出错,不尽如人意之处,诚请不吝赐教。

2005 年 1 月 3 日于武汉

《情欲》版权标注

合同登记号:鄂图登字17--2005--002 号

Author: Elfriede Jelinek

Title: Lust

© 1989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本书经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理,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译本前言 / 联想到劳伦斯 许宽华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1
第四章	35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3
第七章	62
第八章	70
第九章	84
第十章	98
第十一章	108
第十二章	127
第十三章	144
第十四章	159
第十五章	177

第一章

薄薄的窗纱隔在这位笼中的女人与其他有家也有个性的人中间。这些可怜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住所，在自己的住所里他们那亲切的面部表情才被理解。仅只有这道窗纱不同。他们只有对厂长暗示过那种事儿才能睡去，有情的厂长是他们永远的父亲。这个男人向女人兜售情欲就像呼吸一样没个停顿。当然他控制自己，他有足够的女人可以让他呼来唤去，但他只需要这个女人，这个属于他的女人。他无知得像四周的树木，但他结婚了，这就是他去享乐的平衡点。两个已婚的男女没有羞色，他们欢笑着，他们两人就是彼此的一切。

此时冬日的阳光并不强烈，也使一代年轻的欧洲人显得沮丧，他们在这里长大或者来这里滑雪。造纸厂工人的孩子们，只有当他们大清早六点钟走进牲口棚成为动物残酷的主人时，他们才能认识这个世界。这个女人正牵着她的孩子在散步。当汽笛声响起时，她在这里被看成大多数人的代表，而另一半人就在这个男人的造纸厂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作。人们总是在摊在自己身上的另一半事情上看清自己。这个女人头脑单纯。她牵着孩子漫步了一个小时之久。孩子被光线照得迷迷糊糊,宁可在运动中变得缓慢迟钝一些。他几乎是刚一溜开,就开始跪在雪地上,搓着积雪扔着雪球。大地好像被注入了新鲜血液那样鲜活起来,白雪覆盖的道路上散落着鸟的羽毛,一只袋鼠或许一只小猫徐徐地跳动着,自然地表演着。一个动物被咬着了,尸体被拖走了。鲜血滴落在地上。这个女人是从城里被带到这儿来的,她的丈夫在这里拥有一个造纸厂。这个男人算不上是这儿的居民,他是单独的。

再说这个男人吧:他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还可以讲话,而且儿子也必须开始学拉小提琴。厂长并不认识他的每一个工人,但是他知道工人们的总体价值,并且向大家问好。他还成立了一个工厂合唱团。合唱团要和捐助者们交谈,目的是让厂长能亲自指挥这个合唱团。合唱团坐着车子唱来唱去,为了让人们称赞这是一个优秀的合唱团。他们常常绕着这个小城市高声歌唱,留下他们数不清的脚步。同时,在城里橱窗前留下无数的愿望。合唱团从一开始就在大厅里唱,在酒家里唱。这只鸟儿,当它飞行时,人们只能是从下往上看。歌唱者们迈着从容的步伐从租来的黑色汽车里走下来,为了打发无聊,他们开始在阳光下练声。他们表演时,他们的歌声响彻云端。而他们的家庭却因此没有了父亲而被蹂躏,收入甚低。歌唱者们吃香肠,喝啤酒,喝红酒,他们伤害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感官,因为只有这两样他们能够支配。遗憾的是他们这些人出身低贱,来自格拉茨的一个乐队就能够取代他们所有人。但他们还是支撑着,看事情如何发展而定。这种可怕的无力的声音,被空

气和时间淹没了。厂长要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去乞求救济。只要他们能用歌声引起人们的注意,哪怕十分微小的救济,也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合唱团只是作为老板的一个爱好。男人们如果不去唱歌,就呆在牲口棚里。如果涉及到镇代表队被残酷地淘汰,老板也会把自己的钱藏起来。他要保障自己和他的歌唱家们有基本费用度过这种可怕的时刻。这些男人,地球上的建设者们,他们始终要不停地建设。当他们成为退休者的时候,他们的女人还能认出他们的建筑作品。但是在周末,他们那种神圣的力量却变得软弱。周末,他们不是登上建筑工地的支架,而是踏上酒店的舞台压抑地歌唱,好像死亡者能够回来为其喝彩似的。这些男人要变强大,所以他们要有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价值。他们要有建设者的成就感。

女人有时对这个使他生活加重的男人以及儿子不满意。儿子是一幅彩色的插图,是一个出色的孩子,可是他却让自己成了照相机,跟在父亲后面跑来跑去,努力模仿父亲以成为一个男人。可父亲给孩子架起提琴,他恨得咬牙切齿。女人以她的生命保证,家里一切顺利,家人相处和睦,感到舒适。丈夫继续向妻子传送自己的挚爱,这位女人出身高贵并把这种特征传给了孩子,只要不运动,孩子就乖顺。运动时他表现野蛮,从不让自己输给朋友。那些朋友也一直同意选举他当小头目,在各种活动中把他捧上了天。他的父亲从不让自己被人们忘掉,他领导着这个纸厂,时刻牢记着,从他的口袋里翻出那些试图逃出合唱团的工人名单。这个孩子很会滑雪,乡村的孩子们像本地的草一样长得很快,他们光着脚,把鞋子扔在一旁。系着每天都换洗的围腰的女人不再站到滑雪板上,而是快乐地在旁边给孩子鼓劲儿。孩子从身边跑开了,把他的炙热带给那些小屋里可怜的



人。那些人应该被他的热情感动了,孩子身着美丽的衣服滑过大地。父亲像一头吹起来的猪被填得满满的,他唱、玩、喊叫和性交。合唱团顺从他的意愿从平原唱到丘陵,从吃香肠改为吃烧烤。他从不问能从中得到什么。那些成员也从没有从工资单上消失。房子的照明不能太亮。人们又在节约用电。唱歌代替灯光,唱歌给饭菜增添味道。合唱团到达了,年长的城里人有时候希望妻子离开,有时候也把鬃发披肩的妻子们带在身旁。(神圣的理发师用大波浪鬃发让漂亮的女人们又增添了味道。)他们走下汽车构成一幅节日的景象。合唱团不能没有灯光唱歌,不能没有唱歌的地方。星期天,老板的妻子悠闲地向前走。在募捐教堂里,上帝和她谈话,跪在那里的妇女早已知道怎么走出去。她们知道如何结束,可她们由于缺少时间,什么也没有学到。她们现在双手抱在胸前,走过十字路口的每个指示板,为了尽快走进天堂。父亲,走到纯洁的一代面前,作为演奏者拉起了手风琴。时间似乎静止了。由于卵石的回音,歌声打开了人们的终生的感觉。公园的自然景色是美的,一个酒店里的歌声也是美的。

在这些山村楼房里,经常有受训的运动员来造访。这位妻子发现,她缺少一块固定的停靠的地方。在这个停靠的地方有生活的等待。这个家庭能够做好事,因此她必须保养自己,以便充实家里的钱包。最喜爱的儿子总依恋母亲,他们愉快地坐在一起。女人对她的儿子说着话,充满感情地用她那轻柔的喊声感动儿子。女人担心着儿子,用她柔软的武器保护着儿子,似乎儿子每长大一天,每天就有可能在一瞬间死去。母亲长吁短叹使儿子不高兴。他立即要求一件礼物。经过短暂的协商之后,他们母子希望能相互理解,给儿子一个玩具体育用品。女人把自己的爱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她的爱就像潺潺

的溪流,流向儿子那里,在深处才有回音,在深处声音逐渐减弱。她只有这一个儿子。她的丈夫从办公室回来了。女人立即紧缩起自己的身体,不想让丈夫的感官尝到滋味。留声机里响起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他们家有可能一致的地方就是对那些度假的照片的看法,一年又一年没有改变过。这个孩子没有一句真实的话。我向你发誓,他肯定是要带着滑雪板离去的。

儿子除了喂饭的时间外,很少同母亲讲话。尽管母亲吃饭时总是溺爱地将一块餐巾套在他身上。母亲哄孩子去散步,而且每分钟都得为此付钱,因为她必须专心地看着这个衣着漂亮的孩子。孩子几乎靠电视为生,甚至说话都像电视里的对白。现在他又毫无畏惧地离去了,因为今天他还没有看到录像恐怖片。矿工们有时候晚上八点钟就已经睡了,而这位厂长还在用他灵活的双手摆弄他的马达中的工艺。这巨大的声音是什么?它叫草地上的牧群站起来。一起站起来?还有那些可怜的疲劳者,一大清早就起来了,他们朝对面的河岸看过去。富人的度假村在哪里呢?我觉得自己就像奥地利广播电台三台的闹钟,一大早六点钟就响起来。这些勤劳的啮齿动物,从清早起一整天吞噬着我们。

在加油站的房间里,他们彼此进入对方,他们襟带后隐约的性欲像半份冰淇淋一样,融化在他们彩色的屏障后面。事情就是这样很快而过,只有工作进行得如此之长,岩石耸立得如此之久。这些人由于无尽的重复而使自己变成了复印机。这群饥饿的暴徒从门里挑起她的性欲,实际上这些门是她自己给自己装的。他们没有安窗户,做爱时他们就不必去看着对方了。人们把我们看成是畜生,而我们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还为我们的继续而担忧。

世上有和平的道路,家庭里有一个人总是在徒劳地等待,或者为其利益处在战争中。母亲为家里的安定付出了许多努力,而萎缩在乐器旁的孩子又把这种安定破坏了。在这里土著人就不是家乡人,他们必须安静。当运动员们的夜生活开始时,白天和晚上都是属于这些人的。母亲敲着房间的墙壁唤醒孩子,让孩子醒来的感觉舒服些。孩子对这把提琴不是很反感了,按惯例,情趣相投的人总是固执地走他们自己的路,以后他们就能够相互理解。人们谈着结交广告,每个人都为他自己的那点小能力而高兴。他能把这种能力注入另一个陌生人身体的隐秘处。有能力的木匠登广告,为了可以把他的那个小玩意置入陌生人的夹室里去。独自一个人成不了什么事,厂长谈这些广告并且为妻子在专卖店里买了一个工具,她可以把自己放进这个工具里。这件工具是红色的贝伦网织品,上面有不显眼的孔,透过孔好像有亮亮的闪光似的。对于男人来说一个女人是不够的,然而,可怕的性病阻碍着他寻花问柳,有一天他会因为性欲消失而被人们忘记。他要夺取他收获的部分,我们要快活!我们要走进自己!这些广告悠闲地躺在他的床垫上,描述他们要走的人生之道。希望他们的热情没有耗尽,他们也得自己走出去尝尝失望的滋味。对于经理,他妻子是满足不了他的。他现在是一个掌握着工作权利,出门坐轿车的人。他要最好的生活,他要被爱。那些孩子都在造纸厂服务。(造纸厂吸引着毫不相干的人,因为纸与书有关。)这些孩子没有漂亮的服饰。汽笛声第一次为他们鸣响,使他们兴奋起来,同时他们又像瀑布落下来一样被生活抛弃,从金钱的高处落下来。税收对于他们是可怕的,他们的妻子们控制着安全港口,这里是要避开的,

这里布满地雷,男人们要付出很多的辛劳。他们从干柴中被摘下来,很快被挑选出来,在他们的床垫上他们被看成是极乐的享受,他们的妻子们窒息在他们的手里(或者必须从公众手里得到妻子)。他们不是自己的,因为他们没有漂亮的住房,他们只是人们看到的那样,只是人们从合唱团里听到的那种东西,不是好东西。他们同时做许多事情,不会让游泳池水泛起涟漪。厂长的妻子穿着游泳衣朝游泳池走来。这位女人自然是高高在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她是那么高大,离我们那么遥远。

清绿绿的水日夜流个不停。丈夫下班回家来了,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爱好,今天下午孩子有课,厂长的一些事情都是在计算机上进行,作为爱好他自己在写程序。他不爱野蛮人(未开化的人)。这个沉默的森林什么也没有告诉他。妻子打开门,他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对她是大事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对她是小事情,否则门就会立即被打开。他们的渴望是真诚的,这女人适合他就像把提琴放到孩子的下巴底下一样自然。他们在这房子里多次做爱,因为一切都发自他们的内心,一切都变成美酒。男人现在想和她天使般的妻子单独在一起。那些可怜人得付钱,在他们上岸之前。

这位女人现在连眨眼睛的工夫都没有了。当她要进厨房里摆东西的时候,厂长并不赞成。他果断地抓住她的胳膊。事先他已作好准备,为此他推掉了两个约会。女人张开口想拒绝他,但想到他的力气,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巴。这个男人会在岩石之颠弹奏他的旋律,他会喃喃絮语地抚摸这把提琴和肢体。这支歌曲再三反复,刺耳的声音是那样的令人可怕,并且伴随着不乐意的目光。女人这颗心没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耶利内克

快跳起来,她毫无反抗能力。男人总是有准备,总是高兴。上帝赐给穷人和富人快乐的日子,可是穷人不会把快乐的日子赐给富人。女人神经质地笑着,当穿着大衣的丈夫当着她脱光衣服时她笑了。他肆无忌惮地把他的那个东西放过去。女人笑声更大了,用手可怕地打着自己的嘴,痛打威胁着她。唱片音乐和她的声音一起回响。巴赫的音乐激起她和人们的情感,该跳圆舞曲了。男人浑身发热,隐秘处中间的那个东西耸立起来了。男人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的作品很快就在这之后一起落下来。大树更安稳地耸立在森林里。厂长平静地说起了未来,说到他怎样马上就把她扯开。男人像喝醉了酒似的,语无伦次。他用左手紧紧搂着女人的臀部往自己这边拉,总而言之,要她脱掉衣服。女人在他身体前来回摆动,他大声咒骂她那连裤袜,他早就禁止她穿连裤袜。而这种裤袜穿上去更女性化,如果女人根本不想干那类事,这种连裤袜就更有利于隐私处。他宣称,至少要两次享受这个女人。带着希望的女人们总是靠着回忆生活,然而,男人们却靠属于他们和他自己的现实而生活,甚至靠同样属于他们的短暂的寻欢作乐而生活。夜晚他们必须睡觉,这时他们不能再加油制黄油了,他们的纯洁火种在小的容器里加热自己。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女人由于药物没有了生育能力,而男人那颗不安分的心不允许没有生命从他那永远饱满的睾丸里诞生。

一大堆衣服脱落在女人的身旁,活像死去的动物。一直还穿着大衣的男人,他硕大的下部耸立在衣服的褶间,好像光线照亮天际的一块石头那么特别刺眼。连裤袜和内裤呈一道湿润的线圈落到女人的鞋上。她的双脚从里面挪出来。女人似乎使这种幸福变得无聊,她不能理解这种事情。厂长沉重的头摩擦她,他的欲望一直饱满,渴